山村一课

文/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图/海南日报记者 傅人意

6月29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文且村文史小学，学生麦好哲跟王继浩学发音。

英语老师王继浩声情并茂地上英语课。

放学后，住校孩子和王继浩玩老鹰捉小鸡游戏。

王继浩老师在做家访。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文且村文史小学。

1 “吼叫式”宝藏英语课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闭门向山路，深林读书堂。

天空刚下过小雨，空气中氤氲着一股淡淡的泥土馨香。海南岛西部尖峰岭脚下，一栋四层的教学楼和莽莽青山两相遥望，巍峨挺拔的木棉树静静守护着这座不大的校园。

“Break—打破！Fast—快速！Breakfast—早餐，当静谧的清晨被鸟儿的叫声打破，同学们，是不是要快点起来吃早餐上学了？”6月16日14时55分，开课15分钟，王继浩身上的T恤已经湿了半边，他边擦拭汗水，边在黑板上写下英语单词。讲台下，30多位学生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并大声跟读“Breakfast！Breakfast！”

这是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文且村的文史小学英语课堂上的一幕。像这样的英语课，文史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每周可以上四节。44岁的王继浩并不是专职老师，而是省委组织部派驻利国镇（文且村）的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一位非专职老师，一双双渴望求知的眼睛，一声声琅琅读书声，让这座黎村小学有了不一样的期待和改变。

去年2月，王继浩从海南医学院人事处来到文且村驻村。初来乍到，村干部给王继浩在文史小学腾出一间教师宿舍，还准备了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吃饭时间，村民们总是热情地用黎语招呼他“Lao ta——”（吃饭）“Lao bo cai”（吃菜），让他的心里暖暖的。

他每天走村入户，穿梭于田间地头和农户家里，很快就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

“老师好！”看到这位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看起来像老师的山外来客，质朴的黎家孩子总会热情地用这样特别的方式跟王继浩打招呼。

也许正是这声“老师好”，唤醒了王继浩内心深处对乡村孩子教育现状的关切。

一次闲聊中，文史小学校长陈育理和他聊到一个细节：“孩子们经常问‘校长，为什么学校给我们发了英语课本，却没有英语老师呢？’”每每学生们提出这个难题，陈育理总是答不上来，心里也很苦恼。

原来，文且村是利国镇建档立卡贫困户最多的村子，目前全村7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脱贫。文史小学吸纳文且村和附近抱告村的适龄学生，共80多名，其中30名来自脱贫家庭。学校6个年级共设6个教学班，主授课教师7位，平均年龄接近50岁。由于师资不足，文史小学暂时没有开设英语课程。

看着村里的孩子纯真的笑脸，王继浩想起在海口一所小学上六年级的女儿，她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现在已经参加过全市大大小小的英语比赛，且成绩不俗。他想帮帮这些孩子。

“校长，你看，我有教师资格证，英语也过了四级，能不能由我来教孩子们英语？我不要工资的！”王继浩主动请缨道。

陈育理听后开怀大笑：“好！好！请都请不来！请都请不来啊！”

2019年5月，文史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正式迎来了人生中第一节英语课。

有趣的是，这位新来的英语老师，上课基本靠“吼”。

“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记忆一下Breakfast这个单词！”王继浩边在黑板上写下单词，边画出一个圆形的时钟，指针指向7:00。

紧接着，他再画出两个时钟，时针分别指向11:00和18:00，并写上单词“Lunch”（午餐）“Dinner”（晚餐），对应的地方还画上两碗冒着热气的米饭。

“早餐怎么说？”王继浩开始“吼叫式”提问。“Breakfast！”孩子们回答得有点稀稀落落。

“我没有听到女生们的声音，大声读出来！”“男生的声音不够响亮，回答不够自信！再跟着我念一遍——Breakfast！”

短短40分钟，王继浩声音十分高昂响亮，整个人紧绷得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三尺讲台上，他的讲解图文并茂，有时还手脚并用，努力散发出所有的光和热。

为什么要靠“吼叫”来学习英语？王继浩说，黎村的孩子没有午睡习惯，下午上课容易犯困，有的竟在课堂上打起盹。加上没有学习英语的环境和压力，一些调皮的男孩子还喜欢课上搞小动作。通过“吼叫”，提高音量，可以让孩子们注意力高度集中。

课堂上，坐在最后一排的李涛，边听课边在作业本上认真地抄写单词。细看他的作业本十分特别：上学期和本学期两本黄皮作业本，用订书机订在一起，还用透明胶布包好作业本的边角。翻看作业本里面，写满了王继浩用红笔批注的“A+”和“Good”。

“我怕作业本弄丢了！两本订起来，也方便平时复习英语。”李涛说，“王老师每次给我的作业写上‘A+’和‘Good’，我的心里就甜甜的，觉得我也不差。”

这来之不易的英语课堂、英语作业本，是山村孩子十分珍惜的“宝藏”：从收获学习兴趣到大胆发音，从增添勇气到拥有自信。

王继浩说，如今，经过一年的授课，文史小学今年升上五六年级的孩子，英语水平基本可以达到城里四年级孩子的水平。如果按课时算，海南医学院一学年为220学时，文史小学英语课一学年180学时，接近正常的教学课时。

2 “后浪”推一推“前浪”

6月29日下午，王继浩在村委会办公室和村“两委”干部一起开会，讨论村里已平整好的50亩土地，应如何带动村民发展高山蔬菜、百香果产业。17:00左右，他便开着摩托车回宿舍休息。

“How are you？”“See you！”村道上，一路有放学的孩子用英语和他打招呼，他不时按按车喇叭，对每一位孩子的问候都点头微笑并一一回答。

校园里，住校的孩子们正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王继浩停放好摩托车，向当“老鹰”的四年级学生麦好哲打招呼。

“阿哲，你作业做完了没有啊？”

“王老师，早做完了！”

“你觉得王老师布置的作业多不多？”

“多也要做完啊！”

“为什么呢？”

“因为学英语有用。”

“有啥用？”

“上初中有用！”

麦好哲充满稚气地仰着脸，自豪地和王继浩说：“王老师，我现在正在教上一年级的妹妹说‘thank you’呢，我也是英语老师啦！”

学英语有用，是王继浩在各个场合不断地给孩子们心里埋下的“种子”：“学好普通话，是为了打开一扇行走祖国辽阔大地的门。学好英语，是为了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

王继浩说，这么多年，从村里走出去的本科生很少，大多数孩子都是上到初中就去城里打工。低年级的孩子，参照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这些哥哥姐姐，对世界的认识还很模糊。“山村的孩子很多都是好苗子，他们需要阳光和雨露，无声地去滋润。”

五年级的陈愉曼最近功课有点跟不上了，王继浩来到她家里做家访。

“哎！王老师又来了！”陈愉曼的妈妈林桂珍看到王继浩来了，赶紧搬来凳子，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前段时间，王继浩刚来过家里，了解夫妻俩务工、发展产业的情况。

陈愉曼一家是去年底刚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一家人已经住上政府危房改造重建的新房。

每天早晨五点半，陈愉曼就早早起床，沿着山路步行到学校。她有点内向，是班干部，掌管着教室的钥匙，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学校给同学们开门。

走进她的房间，只见歪歪斜斜的蚊帐下面是一张1.2米的木床，床旁边整齐地摆放着一摞作业本和语文、数学课本。

“她的语文和英语成绩以前都很好的，最近有点下滑。”林桂珍说：“也怪我们，家里刚种下了2000棵槟榔苗，需要我管理，他爸爸又在工地打工，家里就奶奶看着她，管不过来！”

王继浩边挽起裤腿边坐下来说：“孩子现在是青春期，也要注意管教方法，不要打骂，要多花时间陪陪孩子。学校八小时之外，还是要靠父母！”

林桂珍连连点头说道：“几个孩子中，这孩子最会读书。她能读到哪里，我都会尽能力供，最好是能读大学，读本科！”

“现在国家政策那么好，孩子们不再为学费发愁。”陈育理当了6年的小学校长，以前一开学，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孩子们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他要挨家挨户劝家长让孩子们返校，“如今，国家对义务教育政策资金补贴到位，而且到账非常快，村里没有一个孩子因学费落下！”

“贫困户穷就穷在思想。脱贫攻坚，我们扶产业、扶就业，但是更重要的是扶智，扶内生动力。”回去的路上，王继浩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教育，就是从圆心画出来的半径，从圆心出发，就会有很多奇迹发生。所以我希望在做好乡村振兴工作队本职工作的同时，通过教育的力量阻断代际贫困，希望‘后浪’能够推‘前浪’。”

王继浩（左后）和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同事一起下乡。

在英语课堂上，王继浩老师的衣服经常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王继浩在批改学生的英语作业。

3 大山里共同的期盼

6月25日，王继浩趁着端午节回海口陪家人过节。从文史小学骑摩托车出发，一路沿着水泥路骑行20公里下山，到镇政府将摩托车安置好后，再坐20分钟的三轮摩托车到达乐东高铁站，然后乘2个多小时的高铁回海口。

而这个从山村到乐东县城，再到省城海口的时间和距离，在2015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2015年以前，从文史小学到山下红五村这条路全都是黄泥巴路，下山时车和人一起往下溜，别提有多颠簸。”文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容强说，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村里路通、桥通、网通、电通，“黄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手机信号在山上都是满格的。”

2019年，文且村的黎村桥和兴安桥建成，这意味着，一旦下暴雨，发源于尖峰岭的望楼河上游，再也不能成为文史小学的孩子们上学的“拦路虎”。

“以前没有这两座桥，一下暴雨就漫水，孩子们只能停课。现在桥通了，有条件的村民还可以骑摩托车送孩子们上学，既方便又节省时间。”容强感慨道，“这些年，政府的帮扶举措很实在，一件件都落在了村民的心坎上，村民真正过上了好日子。”

学校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史小学自1968年建校以来，校址经过三次搬迁，从最初的茅草屋到泥瓦房到如今的四层楼。2015年，学校建起了这座新教学楼，每个教室安装风扇，设有多媒体教学一体机，信息教室还安装了24台电脑。

“我们学校人数最多的是四年级这个班，22个学生。24台电脑，还多了两台呢！一些家里离得远的学生，也可以申请在学校住宿。”陈育理说，这些年，山村里的硬件设施不断提升，但是他仍有一个多年的“心结”：“学校也来过一些年轻老师，但是山里离县城远，条件艰苦，老师们待不长，我们都可以理解。”

陈育理说，学校里的老教师大多数是本地人，热爱乡村的孩子，了解农村情况，是农村教育事业不可多得的财富。“但是年轻教师，尤其是像王继浩这样的年轻力量加入，会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理念。我们特别盼望来一些年轻的老师，带孩子们走出大山看世界。”

已是傍晚时分，太阳从山后露出一角，把一抹金辉投进山村。木棉树下，一群女学生见到记者在写写记记，便围上来打探。

“阿姨，你在写什么呢？”

“我想把你们的心愿刊登在报纸上，希望以后有更多的英语老师来教你们，好吗？”

“太好了！我还想要一个舞蹈老师！”“我想要音乐老师！”……

太阳完全下山了，学生娃们小小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山谷中。

王继浩说：“由于我本身负责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每周只有一小部分的精力留给孩子，这让我感到十分遗憾。我们说的薪火相传，就是让教育点亮乡村的希望，而我愿意做星星之火。”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几十年的过程中，会有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接棒，持续在乡村奉献青春和热血。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顾历史的大江大河时会发现，无论是乡村振兴工作队员，还是孩子们期盼到来的乡村教师，每一朵浪花都有独特的精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码上读

视频剪辑 李玮竞
视频拍摄 袁琛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山村一课 影像故事：